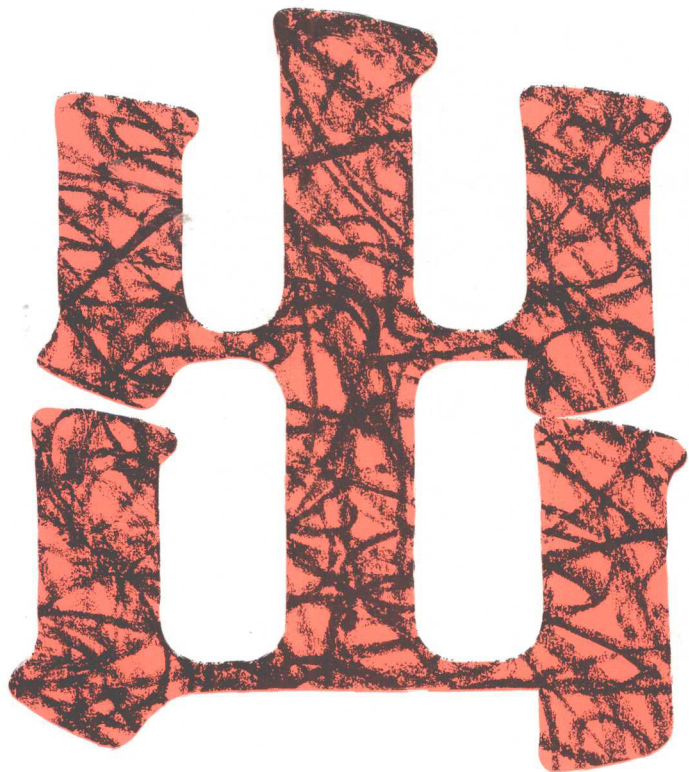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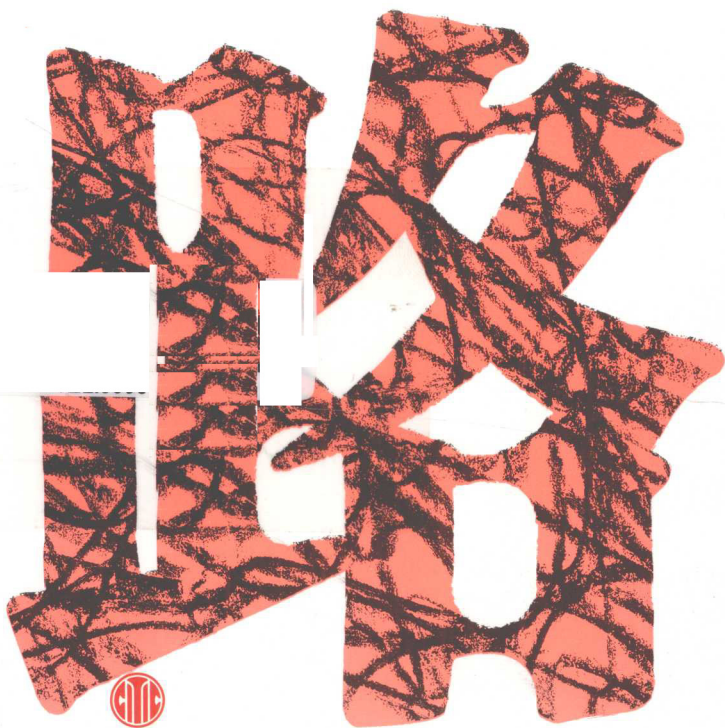




当『GDP大跃进』失灵的时候

「德」曼恩哈特·米格尔 (Meinhard Miegel) 著

刘菲菲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出

Exit
Wohlfahrt ohne Wachstum

当“GDP大跃进”失灵的时候

[德] 曼恩哈特·米格尔 (Meinhard Miegel) 著 刘菲菲 译

路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增长，增长至上

如果人们觉得“增长至上”这个事实还需要证明，那么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机会。当危机发生时，世界大部分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就像酗酒者离不开酒瓶、吸毒者离不开针管一样，哪怕是暂时的戒断，也会胆战心惊，好像要没命了似的。这尤其是指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已经习惯了的增长怎么能中断？增长不就是不断地、尽可能地去扩充嘛，这又有什么难的？

经济只能增长，而且还要持续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停止了，就会出现混乱，因为这就是“衰退”；如果经济没有增长反而缩减了，就会直接成为悲剧，因为这就是“萧条”。然后就是警钟长鸣，人们大笔一挥，描绘出一幅惨淡的未来画面，仿佛历史上的历次危机都不及这次灰暗，也形容不出当前局势的严峻。虽说 20 世纪前 30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的饥荒、地球上几亿人的贫困，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很严重，但与当前发达国家人们的苦难相

比就不算什么了，而这苦难仅仅是黄油面包上的火腿肉比以前薄了些。

为了能减轻这一苦难，人们可以使用几乎一切手段。人们本应该追求保护环境和气候、平衡公共预算、减少对下一代的苛求、进一步消除市场壁垒、稳定国际社会的制定社会政策等崇高目标，并根据政治和社会的意愿坚持下去，但现在却不是时候。目前要集中一切力量实现真正有说服力的目标——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为了更多的增长付出一切努力”，“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中争取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因此这就是我们要重点去实现的目标——增长……”德国总理在 2009 年年初就是这样宣誓般地昭告世人，并确保自己获得了所有党派的认同的。社会民主党站在同样的角度，认为德国需要更多的增长来获得成功，自由民主党也支持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绿党亦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加强，连左派政党都持同样看法。

政治家和政党对其他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不会像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这样一致，并且毫无顾忌。左派和右派、激进派和温和派，还有中间党派的人，口径都出奇的统一：经济必须增长。这种一致性不只是在德国，整个欧洲、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都认定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增长，一切努力都等于零。”

可以用于促进增长的资金也自然而然地被人们奉若神明。谁对这一点提出质疑，谁就是不负责任而且是愚蠢的。国家在银行和经济刺激政策上的努力远远大于对实体经济的援助，而且各个联邦州还有各自的特殊政策，例如减轻税负，对报废汽车提供补贴，为刺激消费提供优惠券，为没有支付能力的房地产抵押债务人、汽车司机和农民提供帮助等等。人们对这些援助也有

担忧：“是不是提供的帮助太多了？”“在援助者施以援手之前，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但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是有关经济增长或威胁到增长的损失，西方工业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只有大量的援助才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援助资金越多越好。在这一点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家看法都一致，无论是自由党还是社会党。

谁会对此提出反对，谁又能反对？11个主要工业国单单对银行的救助就在5万亿欧元左右，其中美国占了一半。为刺激经济，2009年美国投入了6150亿欧元，中国4600亿欧元，日本2100亿欧元，俄罗斯将近2000亿欧元。欧洲各国当然也积极投入，德国在这方面投入了610亿欧元，西班牙490亿欧元，法国260亿欧元，英国240亿欧元，意大利190亿欧元……如果把这些投资粗略相加——当然也没人要去精确计算——总和是1.8万亿欧元。如果不考虑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数字几乎会让人眼花，因为它根本不在人们的想象范围内，可目前很多人都觉得这对于解决经济危机还远远不够。

面对经济危机，人们已经不能保持适度的清醒和必要的镇静，一提到它就好像如临大敌，精神高度紧张。媒体和科学界都在为应对危机而努力，那些手忙脚乱的政治家和所有相关的专家召开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解决危机的会议，以制订应对灾难的计划，包括一套预警系统和欧洲整体的系列援助计划，全世界似乎都把解决危机提上了日程。但这几年所作的努力不该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我们似乎都成了悲观者，总在怀疑危机要到来，好像精神病人一样。也许，这期间真的发生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才让我们这样努力？

渔夫的老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答案是：在历史上已经重复了很多次的经济危机，现在还不断发生。它好比是最新上演的一出戏，由人类的愚蠢、盲目和狂妄写成。在这出戏里，所有人都愿意去追求财富和权力带来的幻觉，可到了最后才发现，人们越是以为接近了财富和权力，距离它们越远；在这出戏里，人们执著地相信秸秆会变成金子，所以对侏儒妖怪们提供的援助深信不疑；在这出戏里，人们就像格林童话中渔夫和他的老婆那样拼命地想往上爬，但最后却跌回了最初的破陋茅屋，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又接着进行永无休止的追求——得到更多，还要更多。这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实质，而到了2009年，危机达到高峰并出现了转折。

可真正的危机其实是社会各阶层中无所不在但又毫无约束的贷款债务问题。德国总理对此也表示了认同，她曾肯定地说：“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大量的贷款债务而引起的。”这次经济危机是那些幼稚的市民造成的，他们习惯了超支的生活方式，住在靠过度贷款获得的套房和公寓里，不想出售也不愿出租，只希望将还欠着高额贷款的房子变成自己的财产；这次经济危机是那些企业家造成的，他们依靠银行和其他投资人的资助维持经营，还幻想会出现增长，他们抛开了经商应有的谨慎原则，孤注一掷地想实现营业额的直线增长和丰厚的利润；这次经济危机是那些银行家造成的，他们渴望无限扩大自己的业务，却不可饶恕地忽视了自己的控制和审查职责，逞强而又轻率地对待客户的投资。

这次经济危机是科学家造成的，他们把推测和自己所相信的观点当成可靠的知识去传播，声明节俭是种恶习，挥霍才是美德，还告诉人们目前我们处在无所不能的时代；这次经济危机是工会和社会团体造成的，他们往往不去追求对经济有益的目标，而是不顾经济和社会的效率，将消耗能量的斗争和罢工进行到底；这次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家造成的，他们几十年来都遵循着一种路线，似乎经济永远会向前发展，从没想过提前为经济停止增长甚至萎缩作好应对准备。

但这次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玩家造成的，他们试图用部分有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意或活动使自己或他人利用第三方的钱富裕起来。现在他们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至少是道德层面上的审判，人们谴责他们，可这又使其他造成经济危机恶果的人得以逃脱，而这种逃脱会有负面的影响，人们以为当社会中某些畸形发展变得极其严重时，就会暂时性地出现危机。这种错误观点可以解释一些个别现象，但不能帮我们解决危机的实质问题。

目前这些遭到谴责的金融玩家并非不谙世事，他们也是从幼儿园开始，逐步学习成长起来的。他们通常是工作勤奋并懂得履行家庭义务的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有着和大家一样的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无论人们有没有意识到，或者够不够坦率，金融玩家造成经济危机的行为都起源于一种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观点：希望很快赚到钱，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并获得社会地位。所以直到危机发生的前一天，这些遭谴责的人还被许多人羡慕着，那些年轻又勤劳的人们还希望自己能变得像他们那样，但我们不能因此原谅金融玩家的行为，也不能因此为他们辩护。这一事实同时还说明了严重的弊病已经成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种标志，而这些金融玩家的失败必须引起我

们的思考。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次经济危机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比根据规律推算应该到来的时间来得晚了。不过如果它发生得更晚些，后果就会更严重。许多人在这次危机中损失并不大，2009年世界各国生产总值仅仅缩减了约1%，而危机之前的2007年世界各国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5.2%，2008年增长了2%，所以总的来说下滑并不严重。一些西方工业国家的情况稍微差些，例如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5%左右，整个欧元区缩减了4%，美国缩减了将近3%。但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赢利也不低于2005年和2006年经济繁荣时期的水平。只有日本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为严重。

可是那些损失的财产、贬值的不动产、暴跌的交易所交易，尤其是流失的工作职位算什么呢？尽管回答听上去有些讽刺，但我还是要实话实说：大多数人没有损失任何他们曾经真正拥有的东西。这对那些富裕的人也说得通。如果某个俄罗斯金融寡头损失了几十亿财产中的1/3，或者他的股票贬值了1/2，或者他的不动产的价格下跌了1/5，这能说明什么呢？这位俄罗斯金融寡头的财产与七八年前相比，还是获得了更大的价值。那流失的工作职位呢？回答听上去还是有些讽刺：这次危机主要使那些不可靠的职位流失了。这对失去了工作的人不是种安慰，他们也希望能与其他人一样工作稳定，但他们的职位只建立在庞大的贷款债务的基础上，因而并不可靠。当通过信贷融资而致富的幻想破灭时，现实又会浮出水面，它绝不是前景暗淡，只是不再那么光彩夺目。

在令人心醉神迷的幻雾里

可以很坦诚地说，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准确预测出 2008 年这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每个细节。它有很多新的内容，特别是多米诺效应，几乎使所有地区、所有金融活动家和所有金融产品都深受其害，而它在以往的危机中从未出现过。

但反过来说，凡是睁着眼活在世上的人，谁也没有资格声称自己对这次汹涌而来的危机毫无察觉。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一些现象并作出了正确的描述。几年前，有人对资本市场的超负荷需求现象进行了暗示，也对“赌场资本主义”提出了警告，这种赌博式的经济那时还只局限在金融市场，没有殃及其他行业；几年前，也有人对金融玩家孤注一掷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他们天天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巨额资金，不是获得暴利就是血本无归。这些一直都存在的现象是有害的，是病态的，绝不是直到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这家世界级投资银行破产时才表现出来的，所以有先见之明的人对这次危机只会稍感惊讶。

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有一本论证危机的书写得非常好，它里面的预言在今天看来准确得令人佩服。书中强调了全球资金的泛滥，强调了无利可图的信贷在疯狂增长，以及完全不透明的金融衍生产品正在被推广。但书中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人们把它看成是悲观者的牢骚抱怨而置之不理。“一切难道不是在很顺利地进行吗？现在所有的人难道不是很满意吗？”那些对危机提出警告的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好比虔诚的修女置身于毒品晚会。

在危机爆发之后，如果金融领域某个知名代表承认他把警告当成了耳边风，因为只有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提出了对危机的警告，这绝对是诚实的坦白。大部分人陶醉在这毫无约束的信贷谎言中，不愿看到或看不到危险的征兆，还很“聪明”地避免讨论这些话题。总是只有少数人或个别人能预见到趋势的发展方向，至少是能隐约地意识到，而大多数人还在继续向前挪步，直到站在了悬崖边上——先知耶利米在《旧约》中就叙述了这种情形。

为什么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谨慎的银行家和理财经理，以及胆小的炒股者都会跟着赌徒和金融玩家，在交易所里一起作出精神错乱般的决定？“随大溜”的解释只能说明部分原因，虽然这种盲从的做法肯定对这次危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人当时作出的那些决定在危机发生后显得令人难以理解，他们说那是因为有人无耻地撒了谎，他们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但如果谎言和欺骗没有可以生存的沃土，它们也结不出果实。

这片沃土就是大多数人对正直、可行性和常识没有了感觉和尺度，所以对各个阶层和各种职业的人说谎和施骗都很容易。增长的幻雾熏醉了他们的感官，所以当银行和保险公司承诺收益率为7%或8%或更高的百分点时，人们没有去怀疑；当很多企业集中在那些不能持久的收益上时，人们没有去怀疑；当信用评级机构滥用自己的权威给出好评时，当收入曲线在经济疲软时仍有力上扬时，当政治家反复吹嘘增长绝不会停止时，人们都没有去怀疑。他们不去自问这一切是否正常，因此也就察觉不到这些逐渐与实际价值脱离的资金正在不断地变成泡沫。

而那些有所察觉的人却认为这些资金泡沫很舒服，觉得它又柔软又温暖。首先就是美国人，他们惬意地沐浴在泡沫里。对美国人来说，提前消费是主

流的价值观，无欠债与按时付账都是庸俗愚蠢的。作为现代人就要欠债，那种对增长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都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论据。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就是美国人心醉神迷的盛宴，盛宴的宗旨是任何人都有免费啤酒喝。他们随心所欲地吃喝，并乐在其中。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欠债却无所顾忌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欠债还钱的道理已经成了历史，穷人在这个新时代里指的就是那些从不提前消费的人。

这里的逻辑很奇怪，但欧洲人和亚洲人很快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他们一开始对这个新时代的规则还不太适应。他们继续装配汽车和机器，裁制衣服，酿造啤酒，当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受到广泛欢迎时，他们心里还充满了天真的喜悦。中国人、日本人和德国人自豪地看着账上的盈余，认为那意味着财富在不断增多。于是比起以前，经济繁荣，账户充盈，更多的人得到了工作机会，但欧洲人和亚洲人直到很晚才发觉，他们努力工作却只赚到了很少的钱，他们将汽车和机器出售却只换来了毫无价值的证券。他们暂且做着经济形势繁荣兴旺的美梦，不愿从梦中醒来。可以在这心醉神迷的盛宴中分一杯羹，他们觉得又开心又幸福。

这场盛宴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就在于没有人需要担心付账的问题，用一位英国讽刺作家的话说，除非有一个超级大傻瓜非要知道到底是谁来承担这场盛宴的开销，于是所有人一哄而散跑出宴会大厅，没人会为了付账而留下来。这个讽刺有些尖锐，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确实需要大量的傻瓜，还有流氓、市侩以及监督员、灯光师和布景人员，才能上演这一出悲喜剧。不过经济危机这出戏的后续情节已为人熟知：首先令人陶醉的债务幻雾慢慢增多，然后人们失去了自制力，感官的能力逐渐减弱，最后是瞬间的清醒——离开

这里，逃命吧！

事后这场盛宴的宾客们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别无选择地将大笔钱塞到了陌生人手里，而那些陌生人到最后并没有偿还他们的钱。但也不必再去讨论这些说法了，现如今几万亿的钱没了，都被挥霍了，被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再去试着证明人们所说的“没有选择余地”是否有道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当得知美国的消费情况比欧洲和亚洲更难以从危机中恢复时，欧洲人和亚洲人难道没有因此而高兴？可美国不就是曾经被各方称道的“经济火车头”？欧洲人和亚洲人不是应该竭力效仿它吗？当无度的超额信贷被稍微控制时，政治家和教授们难道没有责怪人们都太抠门了？高校的教师不是也告诉学生，政府主要通过信贷来融资？很多人难道不是只希望消费增长，却根本不关心钱——真正的钱——要从哪里来？这些问题都不必再问了，盛宴已经结束，现在是清扫的时间，人们要忍住醉酒所带来的不适，还要清偿债务——这些都需要时间。

骑在虎背之上

经济学家曾经以为这场已经结束的盛宴是一个庞大的信贷融资项目，所以那些打算在经济危机之后再进行类似项目的人，应该弄清楚它们的规模和后果。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都显得没有危害而且可行，每

个人都是从大局出发的。美国中央银行一直担心能否实现增长和就业，它分别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以便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关注的美国政府希望加强大众的购买力，特别是要通过放松信贷要求，来帮助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获得住房；获过奖的金融学家们打算以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为经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动力——所有这些行为都试图以保证进步、保证增长和保证未来的方式来确定出 21 世纪的前进方向，但这些措施交织起来，好像是将各种材料胡乱地混合到一起，没过多久便产生了危险物质，结果是整个混合物随着一声巨响爆炸了。

起初人们是中规中矩的，让他们通过预支来进行大量消费也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信贷信誉还是很好的，如果有谁对他们放松了还款的监督，他们马上会担心是否出了问题，反而赶紧去还账，所以这些人并没有去钻什么空子。但房地产交易可以获得的收益却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因为市场需求似乎极有诱惑力，于是建筑业发达，房地产价格攀升，抵押风险降低。从此，对吃不饱饭的穷人提供抵押贷款，变成了很常见的事，这就是所谓的“NINA 信贷”。（英文为“**No Income, No Assets.**”意为无收入、无资产的人也可申请贷款。）实际上，人们没卖出去几栋房子，只是因为需求增长、过度贷款购房者增多，房价便提高了，这到最后怎么能不出现崩溃？但申请贷款和提供贷款的双方还以为这样十分保险。

市场在调节着价格，也经常在短时间内使价格大幅上涨。房价的上涨不仅使抵押贷款显得可靠，也使银行愿意提供各种更慷慨的消费信贷，由此穷人不仅有了房子，还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显然是个美好的时代！永动机式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多就这样被虚构出来了。坚

持市场规律和再分配原则的人对此束手无策，而那些盼望经济一直繁荣的人们便看到了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这一繁荣是人们凭借自己的意愿想象出来的！人们觉得似乎还能为那些经济困难的人下一场温暖的钱雨，还能使“亚拉巴马州那穿着网格衫、坐在已经残破的阳台上失业的黑人”也得到一套豪华的独栋。

所以谁要是目标明确，谁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捞到一大笔钱。那些由酒保转做抵押经纪人的人，就是抓住了机会，他们在18个月内变成了百万富翁，而前提就是动作迅速并且心中毫无顾忌。其实经纪人做的事情就是把成百上千万的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和类似资金磨成粉末，像碎牛肉和鱼肉渣那样，然后把它们乱炖一气，再烘烤一下，最后压扁。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经纪人给它安上好听的名字，还经常附加上像“新的”、“高的”、“提高的”、“质量好的”或“安全的”这样的形容词，最后再让声誉好的信用评级机构给它装饰上“AAA”的评价。于是没人能知晓这些金融衍生产品中到底包含什么，到底有多少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唯一可以明了的是，这些产品中价值高的部分变得越来越少，而劣质的部分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时期，正常的商业经营与牟取暴利、阴谋诡计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金融废品被人们用尽手段地美化，并被精美地包装着。傻瓜们廉价地购买它们，还打算将这些废品卖给更傻的人来获利，所以这些废品早晚会被推广到世界各地。不过，各种证券衍生产品或对冲基金等的交易越兴隆，银行对这一点承认得就越晚——其实银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获得了什么，到底交给了客户什么。银行承认这一点是想要自保吗？其中一些银行肯定有这个企图。但毫无疑问的是，现在不仅银行的客户遭受了损失，银行自身也损

失惨重。直到今天，银行都不能确定有多少“有毒资产”——即有害的或者说没价值的贷款文件——堆积在它们的文件柜中，可能都不敢正视这些文件。

这次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以前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但现在人们却把它描述得神乎其神。这次危机其实可以写入有关人类自大贪婪、极度轻率和超级天真的教科书中。很多以前的财神爷从高高的云端跌了下来，向世人表明他们也是会犯错误的，也是很功利的。这种本性并不高尚，因为它会给他带来损失，而他们却不会为此道歉。

但也许正是因为危机波及的范围太广，所以骑在老虎背上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老虎是什么。那些负责控制金融市场和交易所的人都在解释，因为很多现象超过了人类的理解力，所以他们从未想过会产生这些危害——这个解释又是种自保。这些负责控制金融市场和交易所的人应该承认，他们和许多人一样，也被增长和富裕的幻觉所迷惑，跌入了过分乐观的陷阱中。“一定会顺利的！”谁又能想到这一次会不顺利呢？这恐怕只有面对现实的人才能做到，但面对现实的人少之又少。

赌徒和制造泡沫的人

在解决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各种问题时，人们也会明白这次危机与以前很多危机都是相似的：尽管带来的后果很严重，但人们仍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也说明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像接龙游戏一样。接龙游戏只要有新的参加者就会

顺利进行下去，大众和交易所购买了那些有很大风险、不透明的金融衍生产品，或者购买了价格极高的不动产，然而一旦没有人愿意继续加入进来，整个系统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崩溃。

这种崩溃有一部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崩溃，在这一结构中，游戏和赌博唱着重头戏。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亚洲经济危机、南美洲的各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新经济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由游戏和赌博造成的危机就至少有5次。人类显然就是赌徒，只要得到了机会就绝不停手，接着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小股东和储户也加入进来，然后是美国人、欧洲人、俄罗斯人、中国人，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的人，到最后所有人都加入了进来，而全球化恰好为此提供了场地。

全球化的优势和劣势是并存的。为了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大油轮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可以尽量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人们不断去除舱壁和其他保险设施，这样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资金和财产运作，但大量的海水也从各处渗了进来。如果大油轮漏水，那么原因就在于人们过于疯狂的赌博欲——没人能逃得了干系；如果出现了更大的问题，那么所有人都将遭受损失，无论这个人是否对此负有责任（作案人和受害人很难区分，作案人有时可以轻易地逃走），剩下的人都要对损失进行补偿，甚至包括那些完全没有参与的人。

但谁是这场金融赌博的赢家，谁又是输家？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当然肯定有一些人和交易所，巧妙而且运气很好地避开了所有风险，赢得了比危机之前还要好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如果幸运的话，“没工作的黑人”还能继续“坐在亚拉巴马州某个残破的阳台上”，而数百万美国人却在养老保

险投资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很多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了很高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但这些都在经济危机期间因相应的损失而被抵消了。还有不少国家在危机爆发前劳务市场状况良好，但现在形势急转直下，连公共预算合并的进展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场盛宴的结局就是全球的负债总额自“二战”以来达到最高，世界各地的许多储户都在为他们的存款而担心。

盛宴之后的情况比盛宴之前更糟了吗？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一方面，在2009年年初，亚洲开发银行称在这次危机中全球金融资产损失了价值50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数字令人难以想象，它差不多等于全球一年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笔财富的等价关系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损失的是什么？第一是交易所屏幕上闪着价格变化的小亮点和投资的长队，第二就是美梦、幻想和白日梦。如果制造泡沫的人因疲惫而停了下来，那么第三个损失就是人们所依赖的这些泡沫。但真正有价值的，比如人们健康有教养、社会稳定、有远见的思想和基础设施建设，却根本不在损失的范围内。

负责解决经济危机的人觉得这个过程异常艰难，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最开始是需要大量的急救人员，因为很多参加盛宴的宾客差点儿没了呼吸和心跳，这是最先要处理的问题，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各方面的行动都十分迅速、非常周全并且具有专业水准，但在这之后该做些什么呢？难道是把人们依赖的泡沫再重新制造出来？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世界各地对危机的解决措施，得到的印象就是泡沫在重新被制造着。因为大部分措施的核心是政府从个人和各联邦州那里获得大量资金，然后再根据主观判断把这笔资金分配给个人和各联邦州：给汽车工